

但惜夏日长

无数个夏日的傍晚,耳畔会忽然回响起“台湾民谣之父”胡德夫的歌,他的歌声里藏着岁月与山河。为此,我常在光阴的长河里有意无意地找寻着什么,也许是悠然的田园牧歌,也许是蓊郁的良田阡陌,也许是潋潋的水乡生活……令我感到庆幸的是,在离家约20公里处的杭州市富阳区北部,就隐匿着这样一个似乎不被外界打扰的地方,那便是阳陂湖湿地。



黄克勤/摄

相传2000多年前,那里曾是一片汪洋。阳陂湖始建于唐,是上世纪重要的蓄水灌溉水源。到了21世纪,受人类活动的影响,阳陂湖曾一度面临生态退化的风险。随着阳陂湖生态修复治理项目的开展,2020年,由“一湖七园”构成的阳陂湖湿地呈现于众人面前。“一湖”为阳陂古湖,而“七园”则分别为蒹葭园、一岭花、花漫园、荷风园、鱼趣园、清涟园和稻香园。从昔日的“皇天畝”,到今日的“阳陂湖”,是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的关系蜕变,更是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的生动实践。



蔡富明/摄

天光云影下的阳陂湖,犹如一块天然的绿色海绵,其防洪调蓄的重要功能,总能令我联想到人的情绪管理。也许每个人的心里,都流淌着一条波澜壮阔的河流,而故乡恰是源头。年少时,母亲常带我乘坐公园的小火车,那时的我总是盼着长大、盼着远游;现如

◎ 智媛

今,当长大的我坐上阳陂湖湿地的观光车,却多么希望时光可以倒流。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,我们都该学会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爱的人,可现实生活中,我们常常搞反了。想到这些,我静默了,全然忘却了暑热。很多时候,很多事情,人们总是后知后觉,而植物不会。花儿知道自己该在什么时候盛开,稻儿知道自己该在什么时候低头。想来,人类真该多从大自然中汲取智慧。

远离城市的喧嚣和人群的聒噪,这里是花的海洋、是鸟的天堂、是鱼的故乡、是夏虫的交响,尤其适合“虚度时光”。在



王仁湘/摄

“花漫园”与“鱼趣园”之间,有一家有趣的咖啡店。坐在店内的景观窗前,仿佛置身于“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”的诗里,又仿佛置身于一幅现代版的《富春山居图》中。恍然觉得,每一个漫步在夏日的人,都散发着莲的气息。露台上,一个男孩为女孩拍照,女孩的目光注视着水面,“哇,好大的



鱼!”男孩紧忙凑了过去,“哪儿有鱼啊?”说着便偷偷吻了上去。朋友打趣地说:“真是适合恋爱的季节啊。”是啊,我们都该学会用热恋的勇气,去抵御人生中的薄凉。

阳陂湖湿地共有39座桥,其中包括以人物命名的郝公桥、以景致命名的爱莲桥和以地名命名的羊家山桥等,它们“眼里常含泪水”,串联起众多的灵秀与诗意。我们在一座未命名的桥上驻足,看近处的“莲叶何田田,鱼戏莲叶间”,看不远处水面被扑面而来的风吹皱,不经意间,我们与夏天撞个满怀。

朋友提议,“不如去芦苇丛中休憩”,于是,我们直奔“蒹葭园”去了。在一方视野开阔的树荫下,铺好野餐垫,游目骋怀。眼前的景致,使人不禁生出“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的想法。人行步道上的音箱传来淡淡的抒情曲调,



王仁湘/摄



杨平儿/摄

润泽了草茵,灵动了水鸟。遂想起,洛夫先生写给太太的情语:“昨日我沿着河岸/漫步到/芦苇弯腰喝水的地方/顺便请烟囱/在天空为我写一封长长的信/潦是潦草了些/而我的心意/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/稍有暧昧之处/势所难免/因为风的缘故”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,何以慰藉心灵?诗人给出了答案,那便是“以整生的爱/点燃一盏灯”。

我们想象着,阳陂湖湿地的夏夜一定很美吧,可以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,可以“坐看牵牛织女星”。恰在此时,一场骤雨从天而降。我们躲到树下,大千世界只剩下淅淅沥沥的雨声和泥土的芳香。朋友憨憨地说道:“幸好我们是在‘蒹葭园’啊,要是换作‘荷风园’,怕是除了荷叶,便无处躲藏了。”我们相视一笑,都不想抱怨雨来得突然,因为那是夏日的梦境啊:“微雨过,小荷翻。榴花开欲然。玉盆纤手弄清泉。琼珠碎却圆。”怕是该回去了,尽管太多不舍。



楼俊/摄